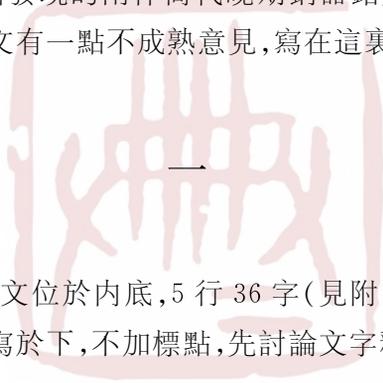


大万尊銘文釋讀

李家浩

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六輯刊登的朱鳳瀚教授《新見商金文考(兩篇)》一文(以下簡稱《新見》),〔1〕對新發現的兩件商代晚期銅器銘文進行了深入研究,拜讀之後,我對其中的一件銅尊銘文有一點不成熟意見,寫在這裏,供大家參考。



銅尊通高 26.3 釐米,銘文位於內底,5 行 36 字(見附圖)。我在《新見》釋文的基礎上,將其銘文按原行款釋寫於下,不加標點,先討論文字釋寫,然後討論文意:

辛未婦尊宜才
闌大室王卿酉奏
庸新宜吹才六月
魯十又三朕邇肯
王賞用作父乙彝大万

第二行“闌”字原文作“𨔵”下“間”,字或作“東”下“間”、“東”下“門”,見於戍嗣鼎、宰桴角、斲方鼎、父己簋、利簋等。〔2〕後一種寫法是“闌”字,前兩種寫法是“闌”字的異體。〔3〕

〔1〕朱鳳瀚:《新見商金文考(兩篇)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: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六輯,上冊,第 123—142 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。

〔2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:《殷周金文集成(修訂增補本)》02708、03861、04131、09105 號,中華書局 2007 年。劉雨、嚴志斌:《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》314 號,中華書局 2010 年。

〔3〕參看李學勤:《試論新發現的斲方鼎和榮仲方鼎》,《文物》2005 年第 9 期,第 60 頁;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第 237 頁,商務印書館 2008 年。

第三行“𠂔”字不見於字書，根據漢字結構一般規律，當從“欠”“田”聲。“田”、“申”二字古音相近，可以通用。例如《書·君奭》“割申勸寧(文)王之德”，《禮記·緇衣》引作“周田觀文王之德”，郭店楚簡《緇衣》37 號作“割紳觀文王德”；〔1〕馬王堆漢墓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66 行“雷電”之“電”作“甸”，〔2〕“電”從“申”聲，“甸”從“田”聲；戰國時期齊國田氏之“田”，古文字作“陳”，“陳”字《說文》古文作“𠂔”，戰國秦漢文字作“𠂔”，或以“申”、“伸”爲之，〔3〕“𠂔”、“𠂔”、“伸”三字皆從“申”聲。〔4〕據此，頗疑“𠂔”是“𠂔”字的異體。《玉篇》欠部：“𠂔，𠂔吟也。亦作呻。”《廣韻》真韻失人切申小韻“呻”字下所收重文除“𠂔”外，還有一個從“身”聲的“呻”。尊銘“𠂔”與“𠂔”的關係，猶“呻”與“呻”的關係，它們之間是因聲旁不同而造成的異體。

《說文》“魯”字從“白”從“養”省，〔5〕不一定可信。早期金文“魯”多作從“魚”從“口”。〔6〕尊銘第四行第一字與早期金文“魯”字寫法相同，唯在“口”旁之上多一小豎畫，似是“由”。按本行銘文末尾“肯”字將“止”旁多寫一斜畫作“之”。據此，頗疑此字“口”旁之上的一小豎也是多餘的筆畫，與“肯”字所從“止”旁情況類似，故把此字釋爲“魯”。

第四行“𠂔”是《說文》“終”字的古文，與《說文》“讀若蕭”的“𠂔”無關。“十終”是“十成”的意思，《新見》已經說過，此不贅言。

“邇”在戰國文字中或省“卩”旁作“邇”，從“辵”“兹”聲。此字晉侯鞞盨讀爲“隰”，或簠、或盨、清華竹簡《祭公》6 號等讀爲“襲”，中山王兆域圖讀爲“及”。〔7〕尊銘“邇”

〔1〕荆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第 20、130 頁，第 136 頁注〔九三〕，文物出版社 1998 年。

〔2〕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肆〕》圖版第 17 頁，釋文注釋第 34 頁，文物出版社 1985 年。

〔3〕白於藍：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第 850—851 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。

〔4〕參看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 3 卷，第 7 頁注⑩、第 54—60 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4 年。

〔5〕《說文》“魯”字所從“白”，是“自”的簡寫，與黑白之“白”無關。

〔6〕容庚：《金文編》（張振林、馬國權摹補）第 245—246 頁，中華書局 1985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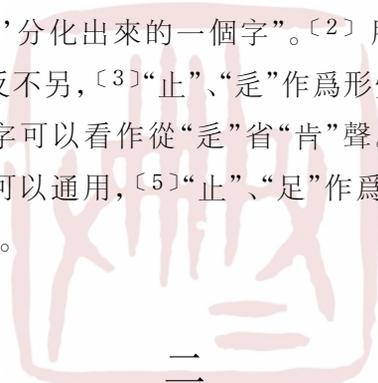
〔7〕馬承源：《晉侯鞞盨》，《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第 221—229 頁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1993 年；《中國青銅器研究》第 306—307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。裘錫圭：《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》，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》1994 年第 2 期，第 41 頁；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 3 卷，第 75 頁。陳美蘭：《金文札記二則》，《中國文字》新廿四期，第 61—67 頁，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8 年。黃德寬：《“繇”及相關字的再討論》，《中國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，第 321—327 頁，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；《開啓中華文明的管鑰》第 166—173 頁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。李家浩：《釋上博竹簡〈緇衣〉中的“兹臣”合文》，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：《康樂集》第 23—24 頁，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6 年；黃德寬主編：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第 146—148 頁，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3 年。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下冊，第 174 頁、176 頁注〔一四〕，中西書局 2010 年。

的讀法,說見下文。

《新見》指出,“𠄎”與琯生尊“通祿”之“通”有關。其實“𠄎”與癩鐘“通祿”之“通”也有關。^{〔1〕} 爲便於大家瞭解,不妨把琯生尊、癩鐘“通”的字形揭示於下:

𠄎	琯生尊一	(《考古與文物》2007年第4期,第9頁圖二四)
𠄎	琯生尊二	(《考古與文物》2007年第4期,第9頁圖二五)
𠄎	癩鐘一	(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0249號)
𠄎	癩鐘二	(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0250號)

琯生尊從“𠄎”從反“止”,癩鐘從“𠄎”從“辵”。“𠄎”即“同”字所從聲旁。此尊“庸”字所從聲旁“用”作“𠄎”。裘錫圭先生說,“同”字所從“𠄎”“大概是筒、桶一類東西的象形字”,“‘用’是由‘𠄎’分化出來的一個字”。^{〔2〕} 所以,癩鐘之字所從“𠄎”作“用”。衆所周知,古文字正反不另,^{〔3〕}“止”、“辵”作爲形旁可以互用。^{〔4〕} 根據這樣的文字特點,上揭琯生尊之字可以看作從“辵”省“𠄎”聲。古文字偏旁位置不固定,“同”、“用”與“甬”作爲聲旁可以通用,^{〔5〕}“止”、“足”作爲形旁也可以互用,^{〔6〕}頗疑“𠄎”或“𠄎”是“甬”字的異體。



出土商末文字記時,往往先記日,月記在中間,如二祀卣其卣等。此尊記時也是如此。按照後世漢語習慣,“才六月”應在開頭“辛未”之前。爲便於進一步說明銘文的意思,現按後世漢語習慣,把銘文“才六月”乙正,再按照我們的理解,重新把銘文釋寫如下,並加上標點:

〔1〕 陳英傑:《新出琯生尊補釋》,《考古與文物》2007年第5期,第110頁。

〔2〕 裘錫圭:《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——釋“庸”“豐”“鞀”》,《中華文史論叢》1980年第二輯,第67—68頁;《古文字論集》第196頁,中華書局1992年;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1卷,第36—37頁。

〔3〕 琯生尊二之字的“𠄎”旁所從“止”和癩鐘二之字的“辵”旁所從“止”,皆作反“止”,即其例。

〔4〕 參看高明:《中國古文字學通論》第157頁,文物出版社1987年。

〔5〕 參看白於藍: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第634—638頁。又《說文》從“甬”聲的“勇”,或體作從“戈”“用”聲。

〔6〕 參看高明:《中國古文字學通論》第156—157頁。

才(在)六月辛未,婦尊宜,才(在)闌大室。王卿(饗)酉(酒),奏庸(鏞),新宜𦉳(𦉳),魯(舞)十夊(終),三朕(騰)遯(眾)肯(踊)。王賞。用乍(作)父乙彝。大万。

“婦尊宜”句,據下文“王饗酒”,有兩點需要說明。第一,此句的“婦”沒有名字,當是王婦。第二,此句文意不全,其下當省略了間接賓語“于王”二字。作册矢令簋有“作册矢令尊宜于王姜”句,^{〔1〕}可以比較;四祀卣其卣有“王曰:尊文武帝乙宜”句,^{〔2〕}把間接賓語提到直接賓語之前,亦可以參考。在此還要補充一點,據張玉金、朱鳳瀚兩位教授的意見,“尊宜”是設置肴饌的意思。^{〔3〕}

“闌”是商都附近一個城邑,^{〔4〕}舊有澗水之“澗”、管蔡之“管”、偃師之“偃”等不同讀法,^{〔5〕}皆不可信。“闌大室”亦見於戍嗣鼎,在尊銘中是“婦尊宜[于王]”的地點。

“奏鏞,新宜𦉳,魯十終,三朕遯踊”,說的是饗禮的儀注。據兩周時期國君饗宴樂次,金奏始,次升歌,配以舞。^{〔6〕}銘文“奏鏞”是金奏,那麼“新宜𦉳”和“魯十終,三朕遯踊”應該分別相當歌、舞。

“𦉳(呻)”有吟誦、吟詠的意思。^{〔7〕}可見“新宜𦉳”文字本身也反映出是歌。“新宜𦉳”之“宜”,大概與其前“尊宜”之“宜”有關。若此,“新宜𦉳”是新譜寫的佐食肴饌的歌。

《新見》認為“魯十終”說的是舞,甚是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魯”、“舞”古音相近。上古音“魯”屬來母魚部,“舞”屬明母魚部,二字韻部相同,聲母關係密切。關於上古音來、明二母關係密切的問題,已有許多學者論及,此不贅言。頗疑“魯”應該讀為“舞”。《山海經·海外西經》:“大樂之野,夏后啓于此舞九代。”郝懿行據《淮南子·齊俗》“夏

〔1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:《殷周金文集成(修訂增補本)》04300、04301號。

〔2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:《殷周金文集成(修訂增補本)》05413號。

〔3〕朱鳳瀚:《有關卣其卣的幾個問題》,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98年第4期,第15—16頁。張玉金:《說甲骨文中“尊宜”的意義》,宋鎮豪、唐茂松主編:《紀念殷墟 YH127 甲骨坑南京室內發掘 70 周年論文集》第 375—380 頁,文物出版社 2008 年。

〔4〕參看李學勤:《試論新發現的斝方鼎和榮仲方鼎》,《文物》2005 年第 9 期,第 62 頁;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第 238—239 頁。

〔5〕陳邦懷:《金文叢考三則》,《文物》1964 年第 2 期,第 49 頁;《嗣樸齋金文跋》第 25 頁上欄,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93 年。于省吾:《利簋銘文考釋》,《文物》1977 年第 8 期,第 12 頁。蔡運章:《甲骨文與古史研究》第 264—270 頁,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。

〔6〕參看王國維:《觀堂集林》第一冊,第 84—104 頁,中華書局 1961 年影印。錢玄:《三禮通論》第 553—556 頁,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。

〔7〕見《莊子·列禦寇》“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”陸德明《釋文》。

后氏……其樂《夏籥》九成”說：“疑‘九代’本作‘九成’，今本傳寫形近而訛也。”〔1〕按郝說可從。《逸周書·世俘》有“籥人九終”之語。“九終”與“九成”同義。“儻”是“舞”字的異體。“儻九成”與“舞十終”用語相似，可以參看。

《新見》還認為“朕”讀為“騰”，並引《玉篇》訓“騰”為“上躍也”，也是十分正確的。長沙楚帛書乙篇有“乃上下朕傳”之語，陳邦懷先生說“朕傳”即“騰傳”，“‘騰傳’為同義連文，在此騰有上升意，傳有下遞意”。〔2〕此說很有道理，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。“騰”從“朕”得聲，故“朕”可以讀為“騰”。

上文說過，“肯”可能是“踊”的異體。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八年有“距躍三百，曲踊三百”之語，哀公八年還有“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”之語。僖公二十八年杜預注：“距躍，超越也。曲踊，跳踊也。百，猶勵也。”桂馥說：“《廣韻》‘超’下云‘越也’……訓‘百’為‘勵’，所未能詳，似不如超越義近。”〔3〕按桂氏對“百”的解釋要比杜氏好得多，大概是對的。

古人“踊”這個肢體動作，除了像上引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八年、哀公八年在軍事上表示英勇外，還在喪事上表示哀慟，而且也是以“三”為節，見《左傳》宣公十八年、襄公二十五年和《儀禮·既夕》等。疑樂舞的踊也是以“三”為節，銘文的“三”應該管“騰”和“踊”，不妨看作“踊”之前承上省一“三”字。如此，“三騰遯[三]踊”與“距躍三超，曲踊三超”義近，可以比較。

據上文所說“遯”或“遜”在古文字中的讀法，很容易使人認為尊銘的“遯”應該讀為“及”，用作連詞。不過這種讀法不符合當時的言語習慣。據張玉金教授說，殷墟甲骨卜辭連詞多用“眾”，“及”很少見，僅出現兩次，而且“眾”可以連接動詞。〔4〕其說值得注意。“遯”、“眾”古音相近。上文說過，“遯”在或簋、致簋和清華竹簡《祭公》中讀為“襲”。《說文》衣部說“襲”從“黻”省聲。“黻”、“眾”同音，中古音都音徒合切，屬定母合韻，上古音屬定母緝部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所錄《上林賦》“雜選累輯”，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作“雜襲綦輯”。《史記·淮陰侯傳》記蒯通語“天下之士，雲合霧集，魚鱗雜選，燁至風起”，《漢書·蒯通傳》“魚鱗雜選”作“魚鱗雜襲”。《說文》龍部說

〔1〕郝懿行：《山海經箋疏》卷七第1頁，中國書店1991年影印。

〔2〕陳邦懷：《戰國楚帛書文字考證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五輯，第239—240頁，中華書局1981年；《一得集》第113—114頁，齊魯書社1989年。

〔3〕桂馥：《札樸》第52頁“距躍三百”條，商務印書館1958年。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（修訂本）》第一冊，第454—455頁，中華書局1993年。

〔4〕張玉金：《卜辭中“暨”的用法》，《中國語文》1990年第1期，第49—53頁；《甲骨文虛詞詞典》第22、116—126頁，中華書局1994年；《甲骨文語法學》第88—89頁，學林出版社2001年。

“𪔐”讀若“逕”，又手部說“搯”讀若“眾”。古代表示飛貌義的“𪔐𪔐”，或作“𪔐𪔐”、“翻𪔐”、“翻𪔐”、“𪔐𪔐”、“拉𪔐”等。〔1〕“逕”、“𪔐”、“翻”、“𪔐”皆從“眾”得聲，“搯”、“𪔐”、“翻”皆從“𪔐”得聲。據此，頗疑尊銘“𪔐”應該讀為連詞“眾”。

從尊銘末尾所署“大万”來看，樂舞者應該是“大万”，所以本文把此尊名為“大万尊”。“大万”還見於下列銅器銘文：

- 大万。 觶 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6170 號）
 大万，父辛。 爵 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8944 號）
 大万作母彝。 簋 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3457 號）
 万□作尊。大万。 鼎 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2162、02163 號）
 作父丁尊彝。大万。 簋 （《文博》2008 年第 2 期，第 8 頁圖 10）

“大万”之“万”，就是萬舞之“萬”。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許多以“万某”為人名。裘錫圭先生說“万”是“主要從事樂舞工作的人”，“當因從事萬舞一類工作而得名”。又說“大万應即萬人之長”。〔2〕《新見》對“大万”的說法跟裘先生有所不同。《新見》說“大万”是“家族名號，即氏名”。又說“由於以氏名稱作器者，多應是族長……‘大万’作私名使用時，也指稱其族之族長。所以稱‘大’，也許緣於其分支較多，族人人數衆多，是一個很大的樂舞服務於商王室的具職業性的家族”。

根據以上所說，尊銘的意思十分清楚，大意是說：在六月辛未這一天，王婦在闌的宗廟太室設置肴饌招待商王。商王宴饗時，“大万”所領導的樂舞人員為王演奏大鐘之樂，唱着“新宜呻”之歌，跳完十個樂章之舞之後，又騰跳三次和踊跳三次。王賞賜“大万”，以示嘉獎。“大万”因此作祭祀父乙的彝器，以紀念此事。

三

最後，有兩個問題似有必要在這裏說幾句。第一個問題是銘文的歷史背景，第二個問題是銘文涉及的饗禮。

〔1〕參看朱起鳳：《辭通》下冊，第 2769 頁下欄—2770 頁上欄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；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總頁第 75 頁上欄、421 頁下欄，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影印。

〔2〕裘錫圭：《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——釋“庸”“豐”“鞀”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1980 年第二輯，第 79—81 頁；《古文字論集》第 207—209 頁；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 1 卷，第 47—50 頁。

要說第一個問題,先得確定大万尊的年代。《新見》從考古學的類型學,把大万尊的年代定在商代晚期,無疑是正確的。再從字體、用語和字數,以及與之有關的四年卣其卣、戊鈴彝、宰橈角、軛方鼎等的年代來看,大万尊可能晚到帝辛時期。需要說明的是,宰橈角銘文說六月庚申王在闌,大万尊銘文說六月辛未王在闌,不知二器所說的“六月”是否同一個月,若是,庚申與辛未之間相隔僅十一日。

帝辛即紂,也就是商王紂。古書記載商王紂好酒淫樂,身死國亡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引《太誓》說:

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,自絕于天,毀壞其三正,離邊其王父母弟,乃斷棄其先祖之樂,乃為淫聲,用變亂正聲,怡說(悅)婦人。

《說苑·反質》記墨子曰:

紂為鹿臺、糟丘、酒池、肉林……婦女優倡,鐘鼓管弦,流漫不禁,而天下愈竭,故卒身死國亡,為天下戮。

《史記·殷本紀》說:

帝紂……好酒淫樂,嬖於婦人。愛妲己,妲己之言是從。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,北里之舞,靡靡之樂……大冢(聚)樂戲於沙丘。以酒為池,縣(懸)肉為林,使男女僕,相逐其間,為長夜之飲。

當我們讀完這些文字之後,再回過頭去看尊銘,就會加深對“婦尊宜”至“三騰眾踊”一段文字的理解。前面所引《逸周書·世俘》“籥人九終”之語,是講周武王滅商之後,在宗廟獻俘時的樂舞。顧頡剛先生說:“九終猶言九節。是時舞凡九節,為最隆重之儀式。”〔1〕“舞十終”比“籥人九終”還要多“一終”,此後又“三騰眾踊”,可見商“王饗酒”的樂舞比周武王獻俘於宗廟的樂舞還要隆重。商王紂鐘鳴鼎食,荒淫無度,於此可見一斑。

現在說第二個問題。眾所周知,《儀禮》中的“饗禮”早已亡佚,有學者試圖利用西周銅器銘文中有關宴饗的資料,恢復“饗禮”的內容。〔2〕遺憾的是,西周銅器銘文中有關宴饗的資料並無樂舞的記載,而大万尊銘文却有這方面的儀注。孔子說:“周因

〔1〕顧頡剛:《逸周書世俘篇校注、寫定與評論》,《顧頡剛古史論文集》第二集,第240頁注⑦,中華書局1988年。

〔2〕劉雨:《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》、《西周金文中的“周禮”》,《金文論集》第61—73、135—140頁,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。

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”〔1〕大万尊銘文無疑對於我們進一步研究“饗禮”是十分重要的，應該引起重視。

2015年10月下旬



大万尊銘文照片



大万尊銘文拓片

（圖版采自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六輯，第125頁）

（李家浩 安徽大學中文系；出土文獻與
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）

〔1〕《論語·為政》。